

## 北影節大師班暢談電影創作

## 李察寇蒂斯用真實故事打動人心



「不管你的電影最開始看起來有多糟糕，你總是可以不斷對它進行優調。」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（簡稱：北影節），今年第一次來參加的英國著名編劇兼導演李察寇蒂斯（Richard Curtis）出席近日舉行的電影大師班，與中國青年導演姚婷婷深入對話，他坦誠講述「浪漫喜劇魔法」的真諦。從寫出「黑爵士」、「躉豆先生」等經典角色，到執導《真的戀愛了》、《出位樂人谷》、《回到最愛的一天》等高分作品，李察寇蒂斯的創作生涯跨越電視和電影，貫穿編劇、製片、導演等多個環節。他從不把自己局限在某個單一角色裏，而是始終站在創作的最前端，從想法到劇本，從選角拍攝到剪輯到成片全程參與，最終讓故事在銀幕上打動觀眾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

圖：受訪者供圖



●英國著名編劇兼導演李察寇蒂斯

電影，是關於情感的表達，也是關於敘事結構的技藝。當一個故事在銀幕上成立，它既來自打動人心的故事，也依賴精密的敘事建構。在浪漫喜劇這一類型中，這種平衡尤為關鍵：

既要讓觀眾相信愛情的發生，又要在輕盈節奏中完成複雜的情感編排。從情景喜劇《黑爵士》（港譯《皇廷秘史》）、時裝喜劇《躉豆先生》，到愛情喜劇片《四個婚禮一個葬禮》、《摘星奇緣》、《真的戀愛了》，再到音樂喜劇片《緣來自昨天》，李察寇蒂斯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描寫符合他真實經歷的故事。

## 愛聽別人故事去尋找靈感

李察寇蒂斯的創作起點不在電影而在電視。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他在牛津大學結識「躉豆先生」路雲雅堅遜，兩人此後展開長期合作。從《非九點新聞》到《黑爵士》，再到風靡全球的《躉豆先生》系列，他始終以編劇身份參與其中，在持續的創作實踐中打磨喜劇的節奏與結構。電視寫作的經驗使他對「笑點如何發生」形成了高度自覺的判斷：節奏的鋪墊、信息的釋放、角色關係的推進，都需要精確控制。這種對結構的敏感，也成為他後來進入電影創作的重要基礎。

1994年的《四個婚禮一個葬禮》是李察寇蒂斯進入電影創作的關鍵節點。這部作品不僅在商業上獲得成功，也確立了一種具有鮮明辨識度的浪漫喜劇範式：以普通人物為中心，在看似偶然的情境中展開情感關係。在《摘星奇緣》、《BJ單身日記》等作品中，這種創作方法得到延續，人物始終帶有某種「不完美」，而正是這種不完美，使情感顯得真實可信。

當被問及電影《摘星奇緣》安娜跟威廉結婚之後會是怎樣？李察寇蒂斯的回答很現實：「他們肯定會離婚，而且很快就會離婚，威廉也得不到任何錢，因為安娜的律師肯定是更好的律師，能給她爭取權益。」

現實生活中的李察寇蒂斯愛觀察、愛聽別人的故事，這也是他尋找靈感的重要途徑。他認為自己非常幸運，有很棒的父母和兄弟姐妹，「如果你的人生特別幸福，你拍的電影也會特別快樂幸福。」他

選用電影中人物的名字給自己的孩子們命名，他第三個兒子的名字斯柏克源於電影《摘星奇緣》，女兒的名字格麗來自《四個婚禮一個葬禮》，另外一個兒子的名字查理也出自電影。

## 從編劇到導演的身份轉變

2000年，李察寇蒂斯做了一項後背手術，導致坐下來打字都很困難，必須經常走來走去，他因此產生了用故事而不是用對白做電影的靈感，然後就寫了特別多的故事線，而《真的戀愛了》多組故事線結構也由此而來，這也是李察寇蒂斯創作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。這部由多條愛情線索交織而成的作品，最初在結構上曾一度失衡。初剪版本難以成立，他不得不花費數月時間重新調整敘事節奏，逐步找到各個故事之間的情感連接方式。

李察寇蒂斯透露，《真的戀愛了》首先向第一批測試觀眾展示影片的時候，兩個小時之內觀眾只笑了兩次，「真的是一場災難，特別糟糕。」後來經過調整，再次看片時電影收穫了50次的笑聲，「不管你的電影最開始多糟糕，你總是可以不斷地對它進行優調。」

這一經歷使他更加明確：電影並不僅僅誕生於劇本階段，而是也會在剪輯中被再次書寫。節奏的重新分配、情感的重新排序，都會改變觀眾的觀看體驗。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，李察寇蒂斯完成了從「編劇」到「導演」的身份轉變——從書寫故事的人，轉向整體調度畫面與時空的人。

在之後的創作中，李察寇蒂斯逐漸將目光從類型結構，轉向更為個人化的表達。《出位樂人谷》回應的是青年時代的音樂記憶，而《回到最愛的一天》則通過時間設定，將敘事引向一個更為內在的命題：如果能夠重來一次，我們是否會以不同方式度過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子？浪漫喜劇不再只是關於「相遇與相愛」，而成為重新理解生活經驗的一種方式。時間的設定，並非為了製造戲劇性與類型元素，而是讓日常本身顯現出意義。

當現場主持人說到「每一個人的戀愛經歷當中一定有一部是李察寇蒂斯」時，導演開心地笑了：「在這裏看到有很多人喜歡我的電影，特別激動，特別高興我的電影讓大家覺得很開心、很治癒。」

李察寇蒂斯的創作始終在探索情感經驗與敘事結構之間的微妙關係，「在我的故事中大家可以看到愛情、友情、家庭成員之間的親情。生活很多時候並不遂人願，電影是很難做的，很高興我的電影讓大家感到溫暖。」



●《摘星奇緣》劇照

## 選角是電影最重要的關鍵

在李察寇蒂斯多年的電影創作生涯中，始終堅守選角是影片成敗的關鍵，唯有找到適配角色的演員，才能讓故事真正落地，這也是他打磨每一部作品的核心準則，「要確保選擇最正確的演員演你的電影。」

李察寇蒂斯透露，剛開始他並不想讓曉格蘭特來演平凡書店店主這個角色，因為他當時希望女主角是全世界最知名的女演員，但是男主角是一個大家都不認識的男演員。當他面試了二十幾個男演員之後，還是選擇了曉格蘭特來演，最後效果非常滿意。從最初對曉格蘭特「過於理想化」

的疑慮，到最終形成長期合作關係，這一過程本身也反映出李察寇蒂斯對「角色可信度」的持續思考。「我非常喜歡曉格蘭特在電影《摘星奇緣》當中的表演。」

李察寇蒂斯認為，要在選角方面特別執著，特別有名的演員並不一定最佳人選，也有可能僅看到某人的一方面就覺得他能勝任角色。他仍記得在拍攝電影《四個婚禮一個葬禮》時好友說，電影選角特別重要，如果選對了演員，電影就完成了65%，「因此選角比拍攝電影更加重要」，選角色需要大家集中精力去做。



●第十六屆北京國際電影節李察寇蒂斯電影大師班。

## 談劇本創作：探索角色怎麼對話

李察寇蒂斯透露，自己已寫過18部電影，但記不清每一部的創作過程，「因為每次寫劇本都是不同的」。《回到最愛的一天》的第一個場景是在一個下午寫的，之後7年裏他再沒寫過任何相關內容，7年後才完成劇本的其他部分。「我常常會寫特別多的東西，探索角色之間怎樣對話。」他有時會把場景寫在小卡片上，貼在牆上調整順序，「判斷哪張卡片上的場景是第一場戲，該處在什麼位置，這樣能更清晰地安排劇情。」

在劇本打磨上，李察寇蒂斯強調「要不斷去重寫，這是成本最低的做法」。「你在電影製作的過程中不斷去寫、不斷去調整，而且一定要跟人們聊一聊你的劇本，找這個人必須是愛你劇本的。」他坦言，若把劇本交給不喜歡這類題材的製片人，對方的意見即便有見地，也未必正確。

「編劇過程中需要非常清醒的頭腦，要想到收尾時會非常難。」李察寇蒂斯表示，讓觀眾覺得劇情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背後需要極大工作量，寫電影與寫小說不同，「寫小說如果寫不好就沒必要寫了，但寫電影不一樣。」他在創作時會

靈活切換創作內容，「有時寫對白、有時寫情節、有時寫搞笑的內容、有時寫場景，我覺得寫場景的體驗應該是多種多樣的。」他坦言創作起伏是常態，「我從來沒有連着兩天狀態都特別好的時候」。

今年是李察寇蒂斯第一次參加北京國際電影節，最讓他難忘的是有一天晚上逛美食街，原本打算去四家餐廳吃晚餐，但吃完第一家他已經飽了，到第二家他吃得撐了，第三家時已撐得走不動，後來又去第四家吃了大盤的宮保雞丁，「如果我要寫一部劇描述北京經歷，可能會從這個美食街開始，因為每個餐館裏的人都特別歡迎你，希望你喜歡他們的食物，這樣的體驗令人難忘。」

李察寇蒂斯作品中不乏「笑着笑着就哭了，哭着哭着又笑了」的經典片段，他直言這些情節並非刻意設計，每段人生都是笑中帶淚的，「我希望有勇氣寫一些嚴肅主題電影，而我擅長寫笑話，於是就把二者結合形成了這種笑中帶淚的風格。」他還打趣，「如果10年後再來，也許我會給大家帶來一個特別悲傷的電影，但這個電影一定很有深度。」

## 票房高不代表電影成功

## 觀點

李察寇蒂斯認為，電影的長短無關緊要，關鍵在於真實性，並不是票房高的電影就成功，「如果一部電影讓你覺得真實，它多長、節奏多慢都沒關係，如果讓觀眾覺得不真實，再短也會看得痛苦。」

電影《出位樂人谷》粗剪長達5個多小時，上映版本約兩小時，而李察寇蒂斯最偏愛4小時版本。他強調，內容的可信度才是電影的核心，可信的作品即便長，觀眾也會

覺得轉瞬即逝，反之，再簡短的作品也會顯得拖沓乏味。

李察寇蒂斯表示，自己的作品能跨越地域打動中國觀眾，源於人類情感的共通性。「人類都會害羞、自信，會墜入愛河、經歷傷感，也會擁有和諧的家庭。」他稱自己只是書寫英國背景下的普通生活場景，而愛情、友誼、親情的複雜性在每個國家都相通，這是他作為創作者的幸運。

在他看來，電影拍攝雖有技巧，但創作者的热情更為關鍵。「只要你對自己的電影充滿熱情，觀眾也會被感染；若你自己都不關心中角色，即便只有一個半小時，觀眾也會覺得冗長。」他認為，票房高不代表電影成功，很多高票房電影更像遊樂場體驗，而非真正的電影，能打動觀眾、傳遞真實情感，才是一部電影成功的核心所在。



●《回到最愛的一天》劇照



●《真的戀愛了》劇照



●《出位樂人谷》劇照